



The Dallas

Z090432ZDEC

TOP SECRET

FM: COMSUBLANT

TO: USS DALLAS

A: USS DALLAS Z090414ZDEC

B: COMSUBLANT INST 2000.5

OPAREA ASSIGNMENT //N04220//

1. REQUEST REF A GRANTED.

2. AREAS BRAVO ECHO GOLF REF B ASSIGNED FOR UNRESTRICTED OPS 090500Z TO 140001Z. REPORT AS NECESSARY. VADM GALLERY SENDS.

[美] 汤姆·克兰西 著

The Dallas

Z090432ZDEC

TOP SECRET

FM: COMSUBLANT

TO: USS DALLAS

A: USS DALLAS Z090414ZDEC

B: COMSUBLANT INST 2000.5

OPAREA ASSIGNMENT //N04220//

1. REQUEST REF A GRANTED.

2. AREAS BRAVO ECHO GOLF REF B ASSIGNED FOR UNRESTRICTED OPS 090500Z TO 140001Z. REPORT AS NECESSARY. VADM GALLERY SENDS.



# 搜捕“红十月”号核潜艇

界知识出版社

# 搜捕“红十月”号核潜艇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张兵一 高雨洁 等译

朱士清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aryland, 1984

根据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任文

封面设计：张健

### 搜捕“红十月”号核潜艇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张兵一 高雨洁 等译 朱士清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417,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5012-0001-7/I·2 统一书号：10003·044

定价：3.50元

## 译者的话

《搜捕“红十月”号核潜艇》是一部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的军事惊险小说。此书1984年出版后在美国立即引起轰动，蝉联畅销书榜首，连续重版九次以上，至今不衰，并拟改编拍成电影。

故事发端于一名苏联舰长图谋驾驶导弹核潜艇“红十月”号叛逃美国。为此，苏联海军倾巢出动，派遣58艘潜艇追击，决心在叛艇抵达美国之前将它击沉。美国获悉后，当然不肯放过这一大好机会和行将到手的猎物。于是，在北大西洋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而又扑朔迷离的搜索与反搜索、追击与反追击的海底角逐。同时，环绕这一事件，美国的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与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国防部、克格勃之间，在国际上爆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间谍和军事斗争。双方勾心斗角，剑拔弩张，以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部小说的独特内容题材引起了美国军政界高级人士的极大注意，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海军上将特纳认为该书令人“意识到双方海军司令可能在和平时期必须作出的决定会导致美苏战争”。连政务繁忙的里根总统也拨冗阅读了这部小说，赞不绝口地称之为“无懈可击的冒险故事”，并邀作者赴白宫会见。据报道，苏联方面也对此书特别关切，它的驻美大使馆急忙购得此书送回了莫斯科。

这里还需着重介绍的是小说作者汤姆·克兰西颇不平凡的创作经历。这部小说充满了有关海军技术战术的具体细节描写，而作者本人却从未在海军服役过，更未乘过潜艇。据说，里根总统

读完这部小说后，对作者丰富的海战知识大为叹服，并问身边的人：克兰西的情报来自何处？

克兰西在越南战争期间曾报名投军，但因高度近视而未被接受入伍。为了谋生，他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保险业。1976年，他偶然读到关于苏联某军舰部分官兵企图叛逃瑞典而未遂的一篇报道，从而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他刻苦自学，博览有关书籍，如《世界战舰》、《苏联海军概览》以及美国培训海军预备军官的海军演习手册，并在家乡附近的核电厂向曾经在潜艇服役过的工人进行了采访。正如作者自述，“灵感之神并未对我特别厚爱，一切都是我刻苦用功得来的。”

本书由七人合译。原书目分18天，每天一章。各章的译者是：第1—7天，张兵一；第8天，马可铮；第9天，伍永光；第10，17，18天，高雨洁；第11—12天，李传生；第13—14天，金永健；第15—16天，隋作梅。全书由朱士清校订。

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尤里·帕多林、奥列格·潘科夫斯基、瓦列里·萨布林、汉斯·托夫特和格雷维尔·怀恩外，均系虚构；如有同活着的或已死去的任何真人相似者，纯属巧合。书中的名称、事件、对话及观点，均为作者的想象，不得当作真实事情看待。本书无意表述或代表美国海军或任何政府机构中的任何部门的观点；任何人亦不得作如是解释。

## 目 录

|      |             |     |
|------|-------------|-----|
| 第一天  | 12月3日, 星期五  | 1   |
| 第二天  | 12月4日, 星期六  | 17  |
| 第三天  | 12月5日, 星期日  | 27  |
| 第四天  | 12月6日, 星期一  | 44  |
| 第五天  | 12月7日, 星期二  | 69  |
| 第六天  | 12月8日, 星期三  | 95  |
| 第七天  | 12月9日, 星期四  | 127 |
| 第八天  | 12月10日, 星期五 | 172 |
| 第九天  | 12月11日, 星期六 | 213 |
| 第十天  | 12月12日, 星期日 | 245 |
| 第十一天 | 12月13日, 星期一 | 270 |
| 第十二天 | 12月14日, 星期二 | 297 |
| 第十三天 | 12月15日, 星期三 | 316 |
| 第十四天 | 12月16日, 星期四 | 347 |
| 第十五天 | 12月17日, 星期五 | 391 |
| 第十六天 | 12月18日, 星期六 | 423 |
| 第十七天 | 12月19日, 星期日 | 449 |
| 第十八天 | 12月20日, 星期一 | 505 |

# 第一天

12月3日 星期五

## “红十月”号核潜艇

苏联海军一级舰长马科·拉米乌斯让特制的北极防寒服，呢绒服和油布衫在身上厚厚地裹了五层。这是在波利亚尔内的北海舰队潜艇基地里的标准服装。一艘肮脏的海港拖轮推着艇首，掉头向北，对着出海的航道。他的“红十月”号潜艇在船坞里熬过了漫长的两个月；船坞现在已成了一个灌满海水的水泥盒子。这种船坞是专门为战略导弹潜艇修建的，能抵御当地严酷的大自然的侵袭。许多海军水兵和船工挤在船坞边上，默默地看着她启航，既没有挥手，也没有欢呼。这是俄国方式的：无动于衷。

“轮机，缓速前进，卡马罗夫，”他命令道。拖轮离开了航道。拉米乌斯向艇尾看去，两个铜螺旋桨搅起了滚滚浪花。拖轮的船长向他挥动着手臂，拉米乌斯也向他挥挥手。拖轮干了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干得干净利落。“台风”级潜艇“红十月”号在自己的动力推动下向科拉湾主航道驶去。

“‘雪暴’号在前面，舰长。”格利戈里·卡马罗夫指了指那艘将护送他们下海的破冰船，拉米乌斯点点头。通过这条航道需要两个小时，他的驾驶技术没有问题；但是这对他的耐力却是个考验。海面上刮着寒冷的北风，世界上只有这个地区才有这种北风。今年秋末，这个地区出奇地温暖，居然没有下过可达几米深的大雪。但是，一周前一场冬季大风暴席卷了整个摩尔曼斯克海



岸，吹散了北极的冰积块群。“雪暴”号破冰船绝不是来壮行色的，而是为了撞开夜里漂进航道的冰块。这艘苏联海军最新式的导弹潜艇，绝不能让冰水里的浮冰给损坏了。

迅猛的北风把海湾的水面吹得波浪滔天，拍打着“红十月”号的球形艇首，涌过平坦的导弹甲板，撞击着高耸的黑色指挥台围壳。无数舰只排出的油污，在低温情况下不能蒸发掉的污物，在水面上漂浮着，在海湾的岩壁上留下了一圈黑色的痕迹，宛如一个邈邈巨人洗过澡的澡盆。拉米乌斯觉得这个比喻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苏维埃巨人对自己留在地球上的垃圾可不在乎。小时候他在沿海渔船上学到了航海技术，他懂得与大自然协调一致的道理。

“加速，前进一，”他命令。卡马罗夫用指挥台上的电话重复着舰长的命令。“红十月”号尾随着“雪暴”号前进，艇尾的浪花越来越大。卡马罗夫上尉是艇上的导航员，在此之前担任的工作是港口领航员，负责以这个广阔海湾的两岸为基地的大型战舰的出入。两位军官密切注视着前方300米外的武装破冰船。一小群船员顶着寒风站在“雪暴”号的后甲板上，不断地跺着脚，人群中，有一个戴着船上厨师的白围裙的人。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红十月”号首航的情景。此外，水手们几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调剂他们单调枯燥的生活。

拉米乌斯通常是很讨厌被护航的，因为这条航道又宽又深；但是今天不同。冰块使人感到担心。对拉米乌斯来说，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舰长，我们又要出海保卫祖国、为国出力了！”二级舰长伊万·尤里耶维奇·普廷象往常那样，未经许可就把头伸出舱口，象一个新水手那样笨手笨脚地沿着梯子爬了上来。指挥台本来就小，舰长、导航员、再加上一个默不作声的了望员已经相当拥挤。普廷是艇上的政治委员，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祖国服务的。“祖国”这个字眼对一个俄国人来说有着神秘莫测的含义。

“不错，伊万，”拉米乌斯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回答说。

“要在海上航行两周。离开船坞真叫人高兴。水兵嘛，就应该属于大海，不能总是困在岸上，同官僚们和穿着肮脏靴子的工人混在一起。这下好啦，我们会感到温暖了。”

“难道你认为这里寒冷吗？”普廷问道，感到有点奇怪。

拉米乌斯曾经无数次地告诫自己，普廷是个老练的政治军官。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偏高，他的幽默也非常做作；他绝不让人忘记他的身份。普廷确实不愧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军官，他能很容易地就让人感到害怕。

“我在潜艇上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朋友。我习惯了艇上暖和的气温和脚下坚实的甲板。”普廷并没有感到话中所含的侮辱之意。他被派到潜艇上任职，是因为他在驱逐舰上晕船，第一次出海就半途而归；也许是因为他并不讨厌潜艇上的封闭环境，而这种封闭环境却是许多人无法忍受的。

“啊，马科·亚历山德罗维奇，如果在高尔基城碰上这样的日子，到处都看得见花！”

“会是什么花呢，政治委员同志？”拉米乌斯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正午，太阳挂在东南方的地平线上，无遮无盖，投射出桔黄色的光芒，在岩壁上留下了无数紫色的阴影。

“怎么啦，当然是雪花喽，”普廷说着，大笑起来。“象今天这种天气，孩子们和妇女们的脸蛋都变得绯红，一呼吸，水汽就象云朵一样拖在身后；伏特加的味道也格外好。呵，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到高尔基城去一趟就太棒了！”

拉米乌斯心想，这家伙应该去旅行社工作，可惜高尔基城不对外国人开放。拉米乌斯到那里去过两次。高尔基城是个典型的苏联城市，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屋，街道肮脏，居民满脸病容。那里的冬天同大多数俄国城市一样，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雪把一切肮脏的东西都掩盖起来了。拉米乌斯是半个立陶宛人，在童年的记忆里，自己长大的那个海边村庄是个好地方。那里是汉萨同

盟时期的商业都市，留下了一排排象样的建筑物。

一个非大俄罗斯人能够登上苏联军舰，那是很不寻常的，能当上指挥官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马科的父亲叫亚历山大·拉米乌斯，是党的一名英雄，一个富于献身精神的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忠于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1940年，当苏维埃分子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他在围剿持不同政见分子、店主、牧师及其他一切可能给新政权带来麻烦的捣乱分子的活动，中十分卖力。那些人被装上船运走了，现在就连莫斯科也弄不清他们后来的命运。一年后德国人入侵，亚历山大当了红军政委，战斗中非常勇敢；后来在列宁格勒战役中又屡建战功。1944年，他随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先头部队回到家乡，向那些勾结德军或有此嫌疑的人进行了血腥的报复。马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苏维埃英雄，为此马科因自己是他的儿子而深感耻辱。他母亲在列宁格勒被长期围困时期拖垮了身体，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这时他父亲却在维尔纽斯神气十足地挤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等待进一步提拔到莫斯科去任职。拉米乌斯是由住在立陶宛的祖母扶养成人。他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晋升，可是，就在他刚刚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不久，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半途夭亡。

马科的耻辱感也并不是绝对的，父亲的名望使他今天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他正在策划一个对苏联的报复行动，这一行动大概会使成千上万个在他出生之前就死去的同胞感到满意。

“伊万·尤里耶维奇，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寒冷的。”

普廷拍了拍舰长的肩膀。马科猜不准他这种友爱的表示是真还是假，也许是真的吧。拉米乌斯是个老实人，他承认这个五短身材、声音洪亮的蠢货确实还有一点人情味。

“舰长同志，为什么你一离开祖国出海航行，总是显得很高兴？”

拉米乌斯微微一笑，仍然举着望远镜。“水兵只有一个祖

国，伊万·尤里耶维奇，但是有两个老婆。这一点你是永远不会懂得的。现在，我去看的就是我的另一个老婆，那个冷酷无情但却占据着我灵魂的老婆。”拉米乌斯停了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现在唯一的老婆。”

马科注意到了普廷的沉默。那时这位政治委员也在场，当锃亮的松木棺材被推进焚化室时，他曾声泪俱下大哭了一场。普廷认为，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拉米乌斯的死是由于忧郁悲伤，但是除此之外，还要归罪于上帝的麻木不仁，而普廷平常是不承认上帝的存在的。然而，拉米乌斯却认为，这不是上帝的过失，而是国家犯下的罪行，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滔天大罪，应该受到惩罚。

“冰块！”了望员手指着前方。

“松散冰块，在航道右侧，大概是从东面的冰山上分离出来的。我们可以安全地避开它。”卡马罗夫说道。

“舰长！”驾驶台上的扩音器发出刺耳的声音。“舰队司令部来电。”

“念！”

“演习区域畅通无阻。附近无敌舰。按原命令执行。签发：舰队司令科罗夫。”

“明白，”拉米乌斯说道。扩音器“咔”地一声关上了。

“这么说，附近没有美国佬？”

“你对舰队司令的话有怀疑？”普廷问。

“但愿他没错。”拉米乌斯答道，他的坦率超出了政治委员的估计。“但是，别忘了给我们介绍过的情况。”

普廷大概感到有些冷，两脚不停地抖动着。

“别忘了美国的688级潜艇，伊万，那些‘洛杉矶’级潜艇。还记得有个美国军官对我们的间谍说过的那段话吗？说他们可以偷偷地溜到鲸鱼背上去胡搞一番而不被它察觉。不知道克格勃是怎么弄到这个情报的。大概是个漂亮的苏联谍报人员，受过

036891

堕落的西方方式的训练，很瘦，就象帝国主义者喜欢的女人那样，金黄色的头发……”舰长嘟嘟囔囔地自寻开心。“大概这个美国军官是个好夸口的小子，也想同我们的间谍胡搞一番，没错吧？而且喝得醉醺醺的，水兵嘛，大多如此。但是，美国的‘洛杉矶’级和英国新型的‘特拉法尔加’级对我们都是一大威胁，必须严加防范。”

“美国人的技术是不错，舰长同志，”普廷说。“但是他们并非巨人，他们的技术也不可怕。我们的更好。”这就是他的结论。

拉米乌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觉得政治委员确实应该对自己指挥的军舰好好地了解一番，党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嘛。

“伊万，高尔基城一带的农民没对你讲过，隐藏着的狐狸最可怕？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依我看，我们有这条潜艇，会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的。”

“我对总政治部说过，”普廷又拍了拍拉米乌斯的肩膀，“‘红十月’号掌握在最出色的水兵手中！”

拉米乌斯和卡马罗夫都报以一笑。舰长心想，你这个狗娘养的！竟当着我家部下的面转弯抹角地说我的指挥资格得由你来评断！你这个家伙，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连一只橡皮筏都驾驭不了！可惜啊，政委同志，你已经活不到想收回你这句话的那一天了，由于你的判断失误，你的余生将在古拉格度过了<sup>①</sup>。你说了这一句话，几乎值得留你一条活命。

几分钟后，风浪渐渐加大，潜艇开始左右摇摆；他们站在甲板上，身子摇晃得更厉害。普廷找借口下到了舱里。到底还是个软骨头！这一切拉米乌斯和卡马罗夫都静静地看在眼里，卡马罗夫对拉米乌斯会心地笑了笑。他们对政治委员的这种无言的鄙视，在俄国中间是很少见的。

<sup>①</sup> 《古拉格群岛》是一本苏联小说的名字，是一个集中营的所在地。此处是比喻。——译者

一个钟头又很快过去了。潜艇越接近公海，风浪也越来越大，护航的破冰船在浪涛中颠簸着。拉米乌斯饶有兴趣地望着它。他从来没有在破冰船上呆过，他的全部经历都是在潜艇上度过的。在潜艇上当然舒服得多，但也危险得多。不过，他对这种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多年的经验使他受益匪浅。

“看到了海上航道浮标，舰长。”卡马罗夫用手指着前方。亮着红灯的浮标在波浪中时隐时现。

“操纵室，水深多少？”拉米乌斯通过指挥台的电话问道。

“龙骨至海底100米，舰长同志。”

“加速，前进二；左舵十。”拉米乌斯转向卡马罗夫：“给‘雪暴’号发信号，我艇改变航向，叫它别转错了方向。”

卡马罗夫把手伸向指挥台围板下的小闪光信号灯。“红十月”号开始慢慢加速，它那三万吨的躯体在轮机的推动下微微颤抖，艇首立刻涌起了一个三米高的水弧；这个人造的卷浪涌过导弹甲板，在指挥台围壳前四溅开来。“雪暴”号改变航线，驶到了右舷方向，给潜艇让开了道。

拉米乌斯回头望着科拉湾的陡峭岩壁，千百年前巨大冰山的无情压力把它们雕刻成了现在的模样。他在红旗北方舰队服役的二十年中，看过多少次这个宽阔的海湾？这是最后一次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决不会回来了。将来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拉米乌斯毫不在乎。也许，他祖母给他讲的关于上帝和善有善报的故事是对的。他并不想弃善从恶；如果娜塔莉娅还活在人间，也不至如此。现在，无论如何是永不回头了。出航前，他在最后一班邮袋里留下了一封信。信已经发走，回头路已经堵死。

“卡马罗夫，告诉‘雪暴’号——”他看了一下表，“13点20分下潜。‘十月霜’演习按计划进行。护航结束，请去执行别的任务。我们将按时返航。”

卡马罗夫操纵信号灯发出了信号。“雪暴”号立即给了回

复，拉米乌斯不用翻译已经看懂了信号：“但愿鲸鱼别把你们吃掉。祝‘红十月’号走运。”

拉米乌斯拿起电话，揪了潜艇无线电室的按钮，命令发报员将同样内容的电文发给在北莫尔斯克的舰队司令部，然后他接通了操纵室：

“龙骨以下深度？”

“140米，舰长同志。”

“准备下潜，”他转向了望员，命令他下到舱内。年轻人向舱口走去，似乎很乐意回到温暖的舱底。他不慌不忙地最后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和远去的山崖。随潜艇出海总是令人激动的，但也不免有一点伤感。

“撤离指挥台。格利戈里，你下去驾驶。”

卡马罗夫点点头，进了舱口，舱外就留下舰长一人。

拉米乌斯最后一次仔细地环视了地平线。身后，太阳已经隐没了，云天铅灰，海面上白浪翻滚，周围一片墨黑。他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向这个世界告别。如果是，他希望眼前的景色变得更欢快一些。

下到舱底之前，他检查了舱口座椅，然后用铁链把舱盖拉上。他又检查了自动开启装置，才沿指挥塔围壳下到8米以下的压力舱，再从那里下到2米以下的操纵室。执勤准尉关上了第二道舱门，用力把锁轮摇紧。

“是格利戈里吗？”拉米乌斯问道。

“艇身已经密闭，”导航员指指下潜仪表盘，回答得干脆利落。所有的艇身开启指示灯都亮了绿灯——一切正常。“各下潜装置调整、检查完毕。补重槽进水。下潜准备完毕。”

舰长依次目视检查了机械、电路和水力指示器，满意地点点头。执勤准尉打开了排气开关。

“下潜！”拉米乌斯下过命令以后，走到潜望镜前替下了副舰长瓦西里·鲍罗丁。卡马罗夫拉响了下潜警报，尖利的汽笛声

立刻在潜艇里震荡起来。

“主压载水舱进水。推出水平舵，下潜转舵十度，”卡马罗夫一边下命令，一边密切地注视着每个水兵的操作情况。拉米乌斯一直在仔细地听着，但没有回头去看。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年轻水兵中，卡马罗夫是最优秀的，深得他的信赖。

压载水舱顶部的排气孔打开以后，海水从水舱底涌入，把浮力空气挤出排气孔，急速的气流声响彻了整个“红十月”号。这一个过程是很费时间的，因为潜艇有许多个压载水舱，每个舱内又由无数块格状导流板隔开。拉米乌斯调整潜望镜镜头向下看，黑色的海水翻起了阵阵泡沫。

“红十月”号是拉米乌斯指挥过的最大最先进的潜艇，但是她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弱点。她虽然拥有功率巨大的发动机和新式的拖动装置，能够迷惑美国的潜艇，也能迷惑苏联的潜艇，但是由于体态过于臃肿，改变深度就象一条受伤的巨鲸一样笨拙。上浮慢，下潜更慢。

“潜望镜没入水面。”拉米乌斯过了好一会儿才离开潜望镜，命令道：“放下潜望镜。”

“下潜已超过40米，”卡马罗夫报告。

“下潜至100米。”拉米乌斯开始观察水兵们的反应。第一次下潜往往连老练的水兵也会发抖，更何况他的水兵有一半是从训练营直接来到潜艇上的农民青年。海水从四面八方压得艇身嘎嘎作响；要适应这种场面可没有那么容易。几个年纪较轻的水兵已经面如土色，但是仍然直挺挺地硬撑着。

潜艇即将到达规定深度了，卡马罗夫开始做定深航行的准备，准确地发出一个又一个命令。拉米乌斯不无骄傲地看着他，就象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他是拉米乌斯招收的第一个军官。操纵室的水兵都迅速地执行着他的命令。五分钟后，潜艇下潜到90米的深度，开始放慢速度，最后在100米处完全停止。

“干得真漂亮，上尉同志。你来驾驶！减速至前进一。命令



声纳兵打开全部被动声纳系统。”拉米乌斯准备离开操纵室，他示意普廷跟他走。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拉米乌斯和普廷来到潜艇后部的军官餐室。舰长为政治委员拉开门，随后关上，并上了锁。“红十月”号上的宽大军官餐室，在一般潜艇上很少见，它位于厨房和军官居住舱之间。墙上装有隔音板，门上有锁，因为设计人员懂得，军官的谈话有些是不能让士兵听到的。这间餐室很大，足以供“红十月”号上的全体军官同时用餐，但是实际上任何时候至少总有三名军官在岗位上值班。发给该艇的所有命令都存放在这里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并不放在舰长的卧舱里，因为那里只有他一个人，要防止他可能利用独居条件设法打开保险柜。保险柜有两个密码刻度盘，拉米乌斯和普廷各掌握一套组合密码。其实这没有多大必要，因为普廷肯定知道他们的行动命令。拉米乌斯也知道，但不是全部细节。

舰长看着舱壁上的天文钟核对自己的手表，普廷倒上了茶。现在离打开保险柜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对普廷的殷勤感到不安。

“要禁闭两个星期了，”政治委员一边搅动着茶水一边说。

“美国人一禁闭就是两个月，伊万。当然罗，他们的潜艇要舒适得多。”“红十月”号虽然躯体庞大，但是艇组人员的居住舱连古拉格的囚房都比它强。艇组中共有15名军官，住在潜艇后部较体面的舱里，100名士兵都挤在导弹舱前面艇首部位的角落里。“红十月”号的体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她的双层壳体中塞满了导弹、鱼雷、一个核反应堆及其维护设备，还有一个巨大的备用柴油动力装置，还在耐压壳外存储了镍镉组合电池，其体积相当于美国的十倍。“红十月”号广泛使用自动化装置，成了苏联海军舰艇中最现代化的潜艇，尽管如此，但要管理和维修这艘潜艇，对这么小的一个艇组来说仍然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也许这些士兵根本就不需要完善的铺位，他们一天只有四至六个钟头的